

57X  
52  
28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

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

地理志亦然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玄反字

林音丘權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

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

曲月令曰具曲植○索隱曰謂勃本以織蠶薄為生蔡

韋昭云北方謂薄為曲許慎註淮南云曲韋薄也郭

註方言云植懸曲常為久吹簫給喪事如淳曰以樂

柱也音直吏反吹簫以樂喪殯若樂人也○索隱曰左材官引疆漢

傳歌虞殯猶今挽歌類歌者或有簫管材官引疆音義

曰能引疆弓官如今挽疆司馬也高祖之為沛公初

正義曰今之挽歌以鈴為節所以樂亡者神魂

適乍敵



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索隱曰二縣名擊章邯車騎殿

服虔曰略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戰功曰多周勃事

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

義見周禮故此云擊章邯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多

又云攻槐里定魏地攻爰威東緡徐廣曰屬山湯。索

好時最是也地志云東緡故城漢縣音旻然則戶牖之為東緡音昏

是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旻。正義曰緡眉貧反括

地志云東緡故城漢縣音旻然則戶牖之為東緡音昏

也。在兗州金鄉縣界。以往往至粟正義曰括地志取之

攻鬻桑先登索隱曰徐氏云擊秦軍阿下破之索隱曰

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索隱曰地理志定陶襲取

宛胸正義曰宛劬二音得單父正義曰善甫令夜襲取

臨濟攻張漢書音義曰攻壽張。索隱曰地以前至卷

理志東郡壽梁縣光武改曰壽張

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

至者多如淳曰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

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索隱曰謂初起沛及

二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

賁令徐廣曰一云句盾令。索隱曰漢書云襄賁令賁

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

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正義曰緱音絕河津正

五十里

甄乍新

四十七里

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

軍  
五里

侯索隱曰是封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

賜食邑懷德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

最北攻漆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屬右扶風擊趙葺內史保於咸陽

印章索隱曰印音五西定泝正義曰口有反今隴州泝

還下郿正義曰音眉括地志云郿縣東北頻陽索隱曰地理志

邯廢丘索隱曰地理志槐里周曰大丘懿王都之秦更

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

攻上邽正義曰音圭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

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

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共食鍾離索隱曰

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索隱曰

絕食絳正義曰括地志云絳邑城漢絳縣在絳

百八十戶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

周勃世家一

索隱曰是封

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

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屬右扶風

正義曰今隴州泝

正義曰音眉括地志云郿縣東北

索隱曰地理志槐里周曰大丘懿王都之秦更

徐廣曰天水有西

正義曰音圭

正義曰括地志云

索隱曰地理志

正義曰括地志

正義曰括地志

正義曰括地志

正義曰括地志

正義曰括地志

正義曰括地志

正義曰括地志

正義曰括地志

正義曰括地志

正義曰括地志

正義曰括地志

正義曰括地志

正義曰括地志

下霍人

索隱曰蕭該云左傳以偃陽子歸納諸霍人杜預云晉邑也或依霍正義曰霍音瓊又音蘇寡反類師古音山寡反按霍當作偃屬太原郡括地志云後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按樊噲傳作霍人音同

以前至武泉

徐廣曰屬雲中○正義曰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

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

正義曰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滎石

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

正義曰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滎石

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

正義曰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滎石

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

正義曰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滎石

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

正義曰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滎石

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

正義曰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滎石

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

周勃世家

軍乘馬絺

徐廣曰姓乘馬○索隱曰絺名也乘馬絺反

於樓煩破之得絺將宋最鴈門守國

索隱曰鴈門守之因

轉攻得雲中守趙

索隱曰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雲中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秦雲中

郡丞相箕肆將勳

徐廣曰箕一作奠勳一作專一作轉

四反漢書勳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

絺靈丘破之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代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故城在蔚州靈丘縣東漢縣

也斬絺得絺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

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

抵丞相偃守陘

張晏曰盧綰

都

徐廣曰在上谷○索隱曰施名也署滅之也地理志

渾都縣屬上谷一云御史大夫姓施署各渾都○正義曰

正義曰最者功最多也

漢書師曰木謂質樸也強音其西又其推正義曰責諸生說書急為若推若推木無餘響直說其事少文辭

義曰括地志云幽州破綰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幽州懷戎縣東北有馬

蘭溪水復擊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上谷駟案服虔曰沮音阻○索隱曰按地理志

至長城正義曰即馬邑長城亦名定上谷十二縣右北

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

帝索隱曰最都凡也謂摠舉其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

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

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入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

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

曰勃自東鄉坐責諸生趣為我語其推少文如此贊曰

說士不以賓主之禮

周勃世家

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推不撓曲直至如性、索隱曰

大頰云俗謂愚為鈍推音直迨反今按推如字讀之謂

勃召說士東向而坐責之云趣為我語勃既定燕而歸

其質朴之性以斯推之其少文皆如此

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

徐廣曰功臣表以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正

義曰下云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按孝惠六年高后

八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表及將相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未詳以勃為太尉十歲高

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

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

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帝其

語在呂右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

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

置漢書師古曰  
置立也辭對獄之  
辭也

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父之即禍及身  
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  
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  
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  
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  
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下廷尉  
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  
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李奇曰吏示之  
昭曰牘版也索隱曰簿即牘也故魏志秦文以簿擊類則亦簡牘之類曰以公主為證公  
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故獄

周勃世家

絳

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  
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  
提文帝徐廣曰提音弟綱案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  
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索隱曰服虔云絢絮也提音弟又音啼非也蕭該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為得恚者噴也曹者逢也謂太后噴乃逢冒絮因以提帝陌字乃音為蠻貊之伯入聲方言云懷中南楚間云陌額也曰  
絳侯絳皇帝璽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兵於  
北軍不以此時反公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  
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  
侯復爵邑絳侯既出口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  
貴乎絳侯復就國於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

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坐殺又國除絕

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

徐黃曰表皆作蔣字駟案服虔曰蔣音條。索隱曰地理志條縣屬渤海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蔣城俗名南條城在德州

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末侯為河內守

時許負相之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姚氏按楚漢春秋高相封負為鳴雌亭侯是知

婦人亦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索隱曰音

柄有封邑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

臣之兄已伐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

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

從理入口索隱曰從音子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

周勃世家

正義曰負名也非婦人也

年

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

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

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正義曰霸記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万年縣東

北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正義曰孟康云秦時宮也括地志云棘門在渭

北秦王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

州咸陽縣西南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

以千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

弩持滿索隱曰彀者張也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

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

詔索隱曰六韜云軍中不聞君命居無荷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

正義曰壁音壁

中

願野王曰擅拜拜手也

使使持節詔將軍亞夫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  
 門士吏謂從者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  
 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  
 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隱曰應劭云左傳晉卻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今擅鄭衆注周禮肅拜云但俯下手今時擅是前橫木若上有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

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檄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吾以禦

周勃世家

非常頓師古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戒  
 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  
 亞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  
 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  
 為太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元狩四  
 部尚書也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都尉為畫此計亞夫從之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聞難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也剽音七妙反輕讀從去声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索隱曰謂以梁委之於吳使吳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白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

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

曰韓頰當也。正義曰弓高滄州縣。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

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

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

隱曰音鄒又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

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

王濞奔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走保於江南丹徒

曰地理志縣屬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

潤州丹徒縣東南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濞

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城南徐州記云秦使備衣鑿

其地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縣東

南連巨盤紆屈曲有象龍形故秦鑿絕頂闕百餘步又

夾坑龍首以毀其形坑之所在即今龍目二湖悉成田

周勃世家

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

斬吳王頭正義曰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丹徒屬楚

以丹徒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侯乃

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

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

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

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

始南皮章武侯贊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兄先帝不侯及

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

耳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自竇長君在時

漢書師古曰南皮  
竇彭祖太后弟  
長君之子童武太后  
弟廣國也

漢書景武功臣表  
云中五年十月封匈奴  
降王絕六人為侯也

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索隱曰許慎註淮南子云顧反  
也吾其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  
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  
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  
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  
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  
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  
悉封徐盧等為列侯索隱曰功臣表唯徐盧封吞成侯亞夫因謝病景  
帝中二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  
置大馘韋昭曰大馘也馘音側吏反無切肉又不置

可勃世家

非正義此字下有  
非字

正義曰景帝視而  
笑曰君於所食具  
不足乎伴驚愕也  
如淳云非故不足君  
之食具也偶失

正義尚方中工官  
名也  
顏師古曰上方作禁  
器物也

稽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稽應劭曰尚帝主席者。索隱曰顧氏按輿服雜  
事云尚帝掌武帳帷幔也稽音箸箸者食所用也留侯  
云借前箸以籌之禮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亦箸之類  
鄭玄云今人謂箸為挾是也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孟康曰  
筋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  
君之食具也偶失之。索隱曰言不設箸者此蓋非我  
意於君有不足乎故如淳云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  
失之耳蓋當然也所以帝視而笑也若本不為足當別  
有辭未必為之笑也孟康晉灼雖探古人之情亦未必  
能得其真顧氏亦同孟氏之說又引魏武賜荀彧盞器  
各記異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  
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  
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方甲楯五百  
被徐廣曰音披。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可以葬者其庸苦

漢書師古曰庸謂  
賃也謂極苦使也  
庸者庸謂庸作也  
若後謂使劇而更  
不身價也

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索隱曰縣官謂天子也  
夏家王畿內縣即國都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汧條侯  
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音烏故反  
索隱曰汧書既聞上上下下吏更簿責條侯如淳曰簿條  
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而康曰不用女對欲殺  
其復用事不敢折辱索隱曰孟康如淳已備兩解大  
類以孟說為得而姚察又別一解云帝責此吏不得亞  
夫直辭以為不足任用故召召詣廷尉正義曰景帝見  
亞夫別詣廷尉使責問之責罵之曰吾不任用汝也故召  
詣廷尉使重推劾耳餘說皆非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  
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  
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  
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

周勃世家

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  
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  
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

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  
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  
顛倒。索隱曰紀云坐酎金不善復云元鼎五年有罪  
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云為太子太傅坐酎  
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  
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  
二史記之各有不同也

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  
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  
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

大史公十口之文

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索隱曰張夫謀足而虛已不學古人所守節不遜索隱曰守節謂爭以不体推變而動有違忤終以窮困悲夫徐盧羊不遜謂顧尚帝取箸不對制獄是也

索隱述贊曰

絳侯佐漢

管厚敦篤

始擊碭東

亦圍丹北

所攻必取

所討咸克

陳豨伏誅

臧荼破國

事居送往

推功仗德

列侯就第

太尉下獄

繼相條侯

紹封平曲

惜哉賢將

父子代辱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

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姬生代孝不書姓故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都中

云諸姬也以參為大原王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通縣西

以勝為梁王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通縣西

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也智以勝為梁王徐廣曰

曰都睢陽。索隱曰漢書梁王名揖蓋是矣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

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漢文二歲

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

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國。正以代盡與大原王

卷之九

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  
 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  
 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  
 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括地志清河王徙以元鼎二  
 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  
 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  
 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  
 已十一年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陽  
 又徙梁通數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為  
 十一年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  
 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

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  
 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  
 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  
 吳楚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索隱曰按左氏傳宣  
 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志杜預云在  
 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  
 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  
 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  
 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  
 梁所虜吳括  
 之捷略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  
 與漢等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河內  
 縣關索司

園有高陽亭也。索隱曰：園縣屬陳留高陽。四十餘城，鄉名也。註引司馬彪者，出續漢書郡國志。

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

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築謂建也。白虎通云：苑所方三

百餘里。索隱曰：蓋言其奢非實辭。或者梁國封城之方

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猿巖，栖龍岫，

馮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

畢備。俗言梁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

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

曲。今踵以為故所，以樂家有睢陽宮。蓋採其遺音也。

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睢陽有

平臺里，駟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晉灼曰：或說

在城中東北角。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

者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

臺，又一名脩竹苑。西京雜記云：有落猿巖，鳧洲，馮渚，連

梁孝王世家

言理

漢書曰：出稱警入

言理

言理

言理

言理

言理

言理

正義曰：乘者載也。與音車也。天子當乘與以行天下，不敢指斥天子，故曰乘輿。

羊將軍

日

巨七十餘，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

駕二十六乘，大駕八十一乘。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趣

入言警。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

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

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

奇音，詭宜反，邪音斜。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

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

且百巨萬。索隱曰：如淳云：巨亦大，與大百。珠玉寶器多

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

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贊曰：稱乘

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下，駕六

馬耳天子副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

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

者著籍引出入正義曰著竹畧反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天子殿門與

漢官宦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

為後嗣大臣及表益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曰表

法周道立子是有關涉之說於帝也一竇太后義格

如淳曰竝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

格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竝閣也通俗文云

高置立竝柵云竝閣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

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

子梁王怨表益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

他

梁孝王世家

刺殺表益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

意梁王索隱曰謂意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

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

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正義曰姓及內史韓安國

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

梁王怨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

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漢書音義曰使

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

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

殺吾子景帝憂然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

入 恐

正義曰布衣車也

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又復朝上疏欲留上弗

許歸國意恚恚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

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正義有獻牛足出背

上索隱曰張曼云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

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

卒謚曰孝王索隱曰述征記賜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

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

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

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索隱曰長子買

孝王訓話云執漫病也

帝

梁孝王世家

梁共王子明濟川王子彭離濟東王子定山陽王子不識濟陰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

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詔為帝

加壹食梁孝王長子實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

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

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

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

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

梁平王襄索隱曰漢書作蒞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

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

王后任王后其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豐稭鄭

漢書師言大母祖母也恭王既李祖母也

史五十八

五

三四五二七四

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索隱曰：應劭曰：詩：直千金孝王。云酌被金，豐豐有書，雲雷之象，以金飾之。直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豐稭，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豐稭。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豐稭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又開府取豐稭，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借置措，以為策。索隱曰：措音逆，則格反。漢書王陵傳：迫逐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策也。謂為門扇所策。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而王與任太后以此使人風

梁孝王世家

漢書張晏曰：請問也。

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竟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索隱曰：犴音岸，按類犴反，人姓名也。反字或作交。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及親戚反知國陰事者，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稭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景帝王右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

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

察隱曰地理志桓邑關

孝景中

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

弗忍誅發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二

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

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

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

所殺發

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

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

河郡

顏師古曰剽劫也

梁孝王世家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

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

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

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

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

道之也竊以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

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

合

三子八四

正義曰有等也

時正言其不可狀何意治小私諛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實與之正言也索隱曰實與妻表此日言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實與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索隱曰此說與晉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應亦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故不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

梁孝王世家

至

四見始

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歲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如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生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太言而實不

孝  
和說

與今出死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  
 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  
 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  
 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  
 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  
 聞梁王西入朝謁實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  
 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毅道親親周道尊尊其  
 義一也索隱曰毅人尚質親親謂其弟而授之周人尚  
 文轉尊謂曾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  
 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  
 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

梁孝王世家

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  
 毅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毅道質質者法天  
 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  
 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毅道太子死立其弟  
 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  
 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  
 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  
 代父後即刺殺元子為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  
 大居止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  
 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

正義曰解開置反  
說音悅

出生正義曰出謂出  
意也生謂生怨望  
也

使

復立帝子表益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  
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  
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表益諸大臣所怨望使人  
來殺表益表益顧之曰我所謂表將軍者也公得毋誤  
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  
安中削厲工工曰梁即某子來治此劍索隱曰謂梁國  
屬某子史失其名姓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  
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  
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  
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一

梁孝王世家

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旣

正義曰括地志云  
漢霸昌旣在雍州

萬年縣東北  
三十八里

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

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

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

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

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

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者

索隱述贊曰

文帝少子

徙封於梁

太后鍾愛

廣築睢陽

旌旗警蹕

勢擬天王

功扞吳楚

計醜孫羊

實嬰正議

表盡劫傷

漢窮梁獄

冠蓋相望

禍成驕子

致此猖狂

雖分五國

卒亦不昌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為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為宗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

栗姬子曰榮德闕子索隱曰闕音渴漢書無于字程姬子曰餘非端

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

寄乘舜索隱曰姁音况羽反兒姁夫人名王皇后之姝

河間獻王德索隱曰漢書云大行令奏德蓋法曰聰明睿智曰獻以孝景帝前二

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

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

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對無窮，孝武帝色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縱酒聽樂，因以終。索隱曰：「問以五策，按漢書詔策問三十餘事，被服造次，按小顏云：『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法於儒者。』」**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曰漢書云授  
謚頃音傾

**臨江哀王闕子**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太子為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朝，塢垣為宮。索隱曰：服虔云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牆外行馬內田，音人掾反。又音：塢，又音：奴亂反。塢垣，牆外之短垣。**上徵榮**，榮行祖於江。

又作媧

簿 蒲吉反  
世元

郢諸遠反

**陵北門**，索隱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為行神。不知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以為累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累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又聘禮云：出祖釋較，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較，壤土為壇，於道則用黃

抵，或用狗，以其抵血，繫左輪。正義曰：荆州圖副云：漢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坐侵朝，塢垣為宮，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郢都所訊，懼而縊死。自此後，北門存而不啓，為榮不以道終也。既已上車，軸折，車發，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

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郢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

**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正義曰：正義曰：藍田，

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主皆栗姬之子也。

大...

力作氣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  
 反破後以孝景前二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  
 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父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  
 初好音輿馬晚節正義曰晚節猶言末年時高貪佞也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索隱曰謚法好更故舊曰易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  
 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  
 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  
 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  
 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  
 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

五宗世家

載立也

淖女教反

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  
 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  
 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  
 淖正義曰淖姓也齊有夜使人迎與奸服舍中索隱曰淖齒漢書云建召易  
 王所愛淖姬等與姦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  
 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  
 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索隱曰漢書云建姊弟微臣  
 建復與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  
 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索隱曰按廣周書謚法云能優其德曰于以孝景前三年吳楚

三宗世家

漢書張晏曰三少之二考大半一考少半

性者漢書作著

五宗世家

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賊愛又陰痿

正義曰委危反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

即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

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

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愠遂為無警首

蘇林曰為無所警錄無所省錄。正義曰頗府庫壞漏

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

皆去衛索隱曰謂不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各姓

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

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突變索隱曰究窮也故郭

漢云究謂窮盡疆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

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

七年卒竟無男伐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主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

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

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索隱曰刻害深無仁恩好法律

持詭辯以中人索隱曰謂詭誑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

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

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為二千

漢書作足共聖

曰共讀曰恭足恭

謂便辟也

論語曰便僻只

中人仲及司馬曰傷也

石掃除其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  
 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  
 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一歲  
 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  
 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推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  
 賈也推謂禁他家獨王家  
 得為之。索隱曰推音角獨言推謂酷推也會音僧古  
 外反謂為賈人專權買賣之賈僧以取利若今之知市  
 矣韋昭則訓權為入多於國經租稅王家入多於國家  
 平其注解亦得

常納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  
 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  
 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曰  
 案碑蒼云機杖祥也。列子

五宗世家

史中作吏

漢書師古謂  
儼 巡察也王鈞反

正義曰顏師古曰  
儼謂傾側也王鈞  
解詁云陰儼諂佞  
也

內中作肉

稱為

云荆人鬼越人機謂楚  
 信鬼神越信機祥也  
 常夜從走卒行儼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儼  
 是郊外路謂巡儼而伺察境界邯鄲

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  
 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卻充告丹丹以故廢趙  
 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  
 孝景帝崩勝為父樂酒正義曰樂  
 五教反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  
 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主專代更治事王者當  
 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  
 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  
 書建元三

年齊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大  
臣內讒肺腑日疎其言甚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  
親之好可謂子良王昌立一年卒子昆後代為中山王  
漢之英藩矣索隱曰漢書昆後蓋康王  
子頃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主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  
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  
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  
賦以為脫桂裳免簪笄施玄的結羽釵的即釋名所云  
也說文云祥女汗也漢律云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  
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  
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

五示世家

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  
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注

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立二十  
長沙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  
國小地狹不足廻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右一國本主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

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蓋繆王齊有幸臣桑距

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云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

言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

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告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坐  
暴虐劫亂國除。正義曰此忠姓名

漢書秦作秦

故六安城在壽州  
安豐縣南百四十  
里

五宗世家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  
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

應劭曰樓車所以窺者敵國營壘之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樓車以窺宋人謂者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注爾雅

鏃矢以金為箭鏃音子木反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

事辭出之

如淳曰窮治寄於上最親

徐廣曰其母武帝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母妹。正義曰寄

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意傷之發病而

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實母無寵少子

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

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

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

徐廣

曰他本亦作慶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

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一年

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

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二十二年

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稅

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鄒武音之稅反許慎說解字林云他活反字從木稅以母無寵故亦

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

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

急中作  
殆

后亦以妬媚不常侍病素隱曰媚音工報反鄒氏作媚

云妬女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

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統為人數

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

統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統統

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統自言憲王病時王后

太子不待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太子勃私殺飲酒博

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

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久致擊答其擅出漢所疑

憲是張憲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妓諸證左

五分出蒙

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統

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從王勃

以家屬處安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安陵國絕月餘

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太后妻不和適

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

萬戶為真定王封于商二萬戶為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

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

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

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一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為六王

大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示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

景十三子

五宗親睦

栗姬既廢

臨江折軸

關于早薨

河間儒服

餘好宮苑

端事馳逐

江都有才

中山提福

長沙地小

膠東造鏃

仁賢者代

悖亂者族

兒姁四王

分封為六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三王者孝武皇帝  
之子也漢書有列  
傳三十三卷

過聽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大司馬臣去病

索隱曰姓霍

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

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

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具陛下憂勞天下

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即真皇子賴天能勝衣

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

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

盛夏吉時定皇太子位

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

唯陛下

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

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

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

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

其名耳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

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

索隱曰莊

也

御史大夫臣湯

索隱曰張湯

大常臣充

索隱曰趙充

大行令

臣息

索隱曰李息

太子少傅臣安

索隱曰任安

行宗正事昧死上

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

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

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

樂損卽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

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太

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

正義曰董列伯在音傷客及頑野王音昌客及懂音不定

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

正義曰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

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

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

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僮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

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

徐廣曰一作關

臣申臣胥為

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

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

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

索隱曰天生蒸民立君

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為

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為君而生人也

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

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勸

徐廣曰一作敦一作勗一作觀。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

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疆使為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有所勸其更議以列侯

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

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

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

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

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

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真祭

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

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

續蕭文終之後于鄭

索隱曰蕭何謚文終也蕭何初封

鄭音襄厲羣臣平津侯等

津高成之鄉名。正義曰弘

所封平津鄉在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

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

索隱曰武帝廣

推恩之詔分王諸侯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

曰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在于今又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踰越列位失序不可以垂

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闕

索隱曰齊王臣旦漢書云李姬

子之臣胥索隱曰廣陵王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

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惠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

有白牡駢剛之牲

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用白牡駢剛赤

脊周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  
行嚮之朕其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  
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  
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  
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干而獨尊者襲有  
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  
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其慕焉所以抑未  
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  
親屬有干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  
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

三王世家

義曰輿車也械  
戈予弓矢之屬

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  
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文曰春秋  
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皆因時而序尊卑高  
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春秋昭至德定海內封建  
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繼祿而立為諸  
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  
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  
外討彊暴極臨北海正義曰匈奴傳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海西湊月氏  
正義曰湊音臻氏音支至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興  
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

秦

鈞車鄭玄曰鈞車備  
設鈞盤其行曲直  
正故曰先正  
黃車鄭玄曰黃  
進也車能進也  
道故曰先疾  
元戎先良鄭玄曰  
元戎車之善者故  
曰先良

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太戎十乘謂車  
縵輪馬被甲衛扼之上盡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  
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毛傳曰夏后氏曰鈞開禁倉  
車先正也殷曰黃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以賑貧窮減成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  
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  
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索隱曰謂立膠東王子  
慶為六安王常山王子  
平為真定王商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  
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臣思臣胥為諸  
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大僕  
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  
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

三王世家

未有號位臣謹為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  
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閔等為諸侯王陛下  
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  
或誇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  
與列侯臣壽成徐廣曰肅何之玄孫等二十七人議皆  
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  
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  
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為輿者天地  
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  
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  
月丙申奏未央宮大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

三王世家

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  
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各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  
皇子閔為齊王且為燕王胥為菑陵王四月丁酉奏未  
央宮六年徐廣曰一云元狩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  
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  
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朝立子閔為齊

王曰於戲小子閔

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於戲如言嗚呼戲

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與之直以白茅歸以立社。索隱曰菑邑獨斷云皇子封為王受天子太社之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

三王世家

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  
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  
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  
附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德不臧乃凶于而  
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  
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朝立子且為燕

王曰於戲小子且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索隱曰

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建爾國家

高貴卿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堯能同天

正義曰董粥氏唐虞以上匈奴也

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董粥氏虐老獸心索隱曰按匈奴

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索隱曰萌一作匪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

索隱曰萌一作匪韋昭云云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

民也三蒼云邊人云匪也

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降旗奔

師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旗

淳曰即昆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董粥

二軍非軍將蓋戎狄酋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

徙域張晏曰匈奴北州以綏臣瓚曰悉爾心毋作怨母肥

德徐廣曰肥一作非索隱曰蘇林云禁發也本亦作

音符肥肥敗也孔文祥云非薄也漢書作禁。正義曰肥

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奔之

戒之徐廣曰立三十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

謂此也褚先生解云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

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

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正義

曰謂京口南五湖之間索隱曰五湖者具區泚瀟彭蠡

至荆州以南五湖之間青草洞庭或曰太湖五百里故

湖五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廣曰一作壇三代要服

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

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張晏曰侗

音同索隱曰褚先生解云好佚樂馳騁

正義曰又云游莫貢

葭為五湖並太湖

東岸人連太湖

蓋後五湖當是

顏野王云侗木成器

人必好送游也

亦小人或作倭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  
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六十年  
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壇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疆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箸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三王世家

索隱述贊曰

本在褚先生次

三王封世

舊史爛然

褚氏後補

冊書存焉

去病建議

青翟上宣

天子冲挹

志在急賢

太常具禮

請立齊燕

閔國負海

且社惟玄

宵人不通

葷粥遠邊

明哉監戒

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

後世得觀賢王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  
 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  
 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  
 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  
 賢王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  
 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  
 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  
 方今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解紀賈及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閔閔且  
 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

三王世家

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  
 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  
 陽有武庫教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  
 子王於雒陽者夫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閔  
 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  
 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  
 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  
 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閔  
 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為郡天下稱齊不  
 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

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表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念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

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幸

早夫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

燕王以無作怨無肥德索隱曰本亦作肥按上策云作非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則肥

當音扶味反亦音匪誠廣陵王以慎外無祚威與福夫廣陵在吳

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

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

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仰故誠之曰

葆持也

意中作德

通近也

臣不佞福者勿使行其略辱賞賜以立其譽為四方所  
歸也又曰臣不佞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  
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  
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  
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  
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一子  
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一子為南  
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最愛少子弘立以為  
高密王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其後胥果作威福  
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

三王世家

一三下有立字

祝州救反  
境苦交及埔音字

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  
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  
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  
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隱  
曰已下並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  
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埔北迫匈奴  
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董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  
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  
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董粥徙域遠處北州以  
定天悉若心無依死者勿使從公以死也無肥德者

正義曰弟謂昭帝言非武帝子也

勿使上背德也無廢有老無之武備也相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也言曰我安得弟在者索隱曰素昭帝鉤戈夫八歲耳

三王世家

正義曰公姓滿意名

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宗正官德者為之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大夫是使二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王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待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

長列家大禮文章爾

索隱曰爾字義也惟正也其書於

誅兩弟正義曰管  
仲蔡叔與武庚作  
亂周公誅管叔放  
蔡叔天下太平

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  
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至今昭帝始立  
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  
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  
寬至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  
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  
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  
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

三王世家

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  
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  
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為庶  
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  
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滫如禮滫澠之滫  
謂洗也音思酒反○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  
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漸  
漬然也以口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近  
君子不近庶  
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

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為安定侯

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

燕王祭祀

正義曰漢表在鉅鹿郡

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陵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



